

南诏大理国 观音图像学研究

□王明达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南
诏
大
理
国



南诏大理国 观音图像学研究

音

□王明达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觀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诏大理国观音图像学研究 / 王明达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3

(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22 - 07328 - 9

I. ①南… II. ①王… III. ①南诏 - 观音 - 佛像 - 研究 ②大理 (古族名) - 观音 - 佛像 - 研究 IV. ①B94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6680 号

责任编辑：谢学军 王 燕

封面设计：王睿楠

责任印制：段金华

书 名	南诏大理国观音图像学研究
作 者	王明达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7328 - 9
定 价	48.00 元



编委会

顾 问：戴志明 杨荣新

主 编：王沛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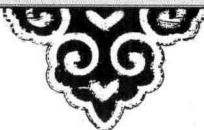
副主编：纳张元 赵 敏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寸云激 方 铁 王沛智 田怀清 纳张元

李 辉 李东红 李学龙 李晓岑 杨红斌

张金鹏 张锡禄 赵 敏 赵寅松 侯 冲



南诏
大理国
观音图像
学研究



总序

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基地主任 王沛智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时代背景下，强势文化对文化生态所造成的失衡使得人类精神家园失落，越来越引起世人的警觉。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曾经辉煌了一千多年。它既是云南文明的源头，又是云南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与整合的重要成果，在云南古代文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特质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世界多样性文化大花园里的奇葩。怎样认识这一段历史？如何评价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及其对云南各民族关系格局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这是当代研究者必须给予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

然而，辉煌的历史，并没有全部记载在浩瀚的史书里；悠久的文化，也没能全部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岁月悠悠，往事如烟，南诏、大理文明源远流长，她有许多深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秘密，等待当代研究者去探寻。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处于汉文化、青藏文化和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三大文化地带的交汇点。因而，大理文化具有明显的“边缘交叉文化”特征。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在云南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是洱海本土民族文化向东发展与中原文化向西传播互相碰撞融合的产物；是在中原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影响下，以白族先民为主包括彝族等各民族创造出来的优秀文化。南诏、大理国以自己本土文化为媒介，把内地汉族农

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精神文化传播给云南境内的其他民族，乃至周边国家人民，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对祖国统一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表明，在重大政治问题发生时，不同民族集团都是以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利益为联合基础，而不是按民族来划分的。其中，共有的文化总是起到主导作用。

研究南诏、大理国诸多历史文化现象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内在关联、何以衰落、未来走势等问题，都是历史学、东方文化人类学、地缘政治学与地理文化学的重要课题。尤其从民族关系上来看，南诏、大理国如何在历史进程中成功地融合了多种民族，使之团结、和谐地生存发展。在与唐宋、吐蕃等政权的历史磨合中彰显的南诏、大理文化的包容性和政治智慧，使得西南民族问题较之其他边疆民族地区要单纯得多。南诏、大理文化的这些特征，即便在今天来看，也与现实的切合性极大，极具可供研究的价值和世界性的意义。南诏、大理文化是云南文化中最闪光的亮点。正因为如此，台湾著名学者李霖灿先生预言：“南诏、大理之学，他日必将继敦煌学之后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游国恩、包鹭宾、向达、徐嘉瑞、费孝通、马长寿、方国瑜、马曜、邵献书、许烺光、李霖灿、王吉林等老一辈著名的学者，曾经为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研究倾注心力，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大理学院较早地开始了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在完成一批学术成果的同时，培养了大批研究人才。长期的学术传统，加上学校的重视，先后产生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科研成果。大理学院合并组建后，南诏、大理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得到了继承。学校在科研项目资助上重点倾斜，各文科学院、所的教师及科研人员都把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作为主攻研究方向。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主编的《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以年刊的形式，荟萃海内外的南诏、大理文化研究成果公开出版，起到了较好的学术交流作用，引

起广泛关注。其中的有些论文被学界引述。2003年3月，成立了“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作为专门学术机构，每年划拨专项研究经费用于“南诏、大理历史文化”课题的研究，“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代有接力，薪火相传，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2007年，云南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的“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基地”（以下简称研究基地）落户大理是历史的选择。大理学院作为一所地州综合性大学，担当研究基地建设重任是时代所赋予的。在研究基地建设中，大理学院人文社科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南诏、大理历史文化这一特色学术领域，努力提升自身研究水平，广泛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先后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共出版了近500万字，10部（集）学术著作。其中，《大理上下四千年》获得国家“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音像出版物提名奖”；有的学术著作获得了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研究基地的科研特色与科研优势逐步被社会所认可。研究基地围绕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这一优势，发挥研究基地专家的专长，紧紧抓住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的“源与流”、“传统与现实”、“本土与跨境”、“中华文化的多元与一体”的学术基点，不惟身份，只惟学识，整合研究基地内外研究力量，争取到了一批纵向、横向及国际合作科研项目的立项，为研究基地科研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短短的3年中，研究基地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人文社科基金项目6项，国际合作基金及横向项目8项。2010年，以研究基地为依托，成功申报了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拓展了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的空间。在历史文献、文学、文物考古、科技、宗教、军事、职官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研究水平居于全国先进行列。同时，在研究内容及方法上，已由单一的偏重族属研究模式，向专题化、系统化、深入化方向发展；由只注重史籍的单一手段，向文献资料与考古学、民族学、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学科、多方法、多渠道的综合、系统、优势

互补的研究格局，已经取得较为丰厚可观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为了集中展示研究成果，加强学术交流，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我们编辑了这套“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基地系列丛书”，其中包含有不同研究角度和领域的学术著作，陆续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我们的研究队伍正在成长，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还在不断地改进和提高。我们衷心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读者们的真诚批评与不吝赐教。

本丛书的面世，得到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各位编审和编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谨此一并致以热忱的谢意。

2011年1月6日



导言

观音，又名观世音，本系印度佛教中的一尊菩萨。在佛教众多佛、菩萨、鬼神和诸天中，他本没有特别显赫的身份、地位。但是在佛教的传播史上，他却受到了不同寻常的赞美，不同寻常的爱戴，不同寻常的崇拜。

让我们摘一些佛教研究专家们的评述吧：

中国学者王志敏、方珊说：“在中国民间，观音菩萨甚至比佛受到更多的礼拜。”（《佛教与美学》）

前苏联学者谢·亚·托卡列夫：“众菩萨中最为人们敬仰者，莫过于观世音。”（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

澳大利亚籍国际知名学者、伦敦大学文学博士 A. 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在中国以观音闻名的阿婆卢吉低会波罗成为大众最喜爱的菩萨。”（闵光沛等译本）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大乘佛教诸菩萨中，观世音是惟一受上座部佛教多国崇拜的一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本）

在佛教北传路线各国，观音受到特别崇敬；在佛教南传路线诸国，观音同样特别受崇敬。在民间，观音最受喜爱；在上层，历代达赖喇嘛认为自己是观音的化身，吴哥王阁耶跋摩七世以观世音为高棉人的保护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佛教几起几落；尤其是在佛教发源地印度，佛教早已衰落；但在大乘佛教传播诸国，特别是中国，观音信仰却扎根民间，延绵不断。这种特殊宗教信仰的长期影响，造成了一种很显著的特殊文化现象——观音文化现象。

大理是“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两千多年来，她一直充当着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以至欧洲、非洲的交通枢纽的角色；大理是佛教文化的交汇点，南传佛教、北传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印度佛教都在此交流、碰撞、融合、演化、发展；大理世居主体民族白族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并且很善于学习的民族，她对佛教文化尤其是观音文化吸收得特别充分，特别有创造性，因而使大理变成了举世闻名的“妙香古国”，使阿嵯耶观音成了“云南福星”（海伦·B.



查平语），成了中外学术界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热点。目前，对于“滇密”、对于白族民间至今遗存的阿吒力教、对于白族观音信仰和观音崇拜的研究，还在升温，越来越受到佛学、文化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旅游者一进大理，看到南诏风情岛上耸立的汉白玉阿嵯耶观音，看到三塔寺重铸的雨铜观音，看到最近才重建竣工的崇圣寺里迎面的阿嵯耶观音圣像，看到圣元寺里完全白族打扮的观音老爹塑像，一定也会对白族的观音文化留下深深的印象。在2008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组织的第三届赛宝大会上，云南选送的宋代大理国铜鎏金阿嵯耶观音像荣获金奖，说明从收藏界到广大观众对她极为垂青和推崇。

唐宋时期，在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等汉传佛教区域，在藏密传播区域，都把观音崇拜推上了巅峰；南亚、东南亚也出现了观音崇拜热。几乎与中原唐宋相始终的南诏、大理国近600年历史，同样是把观音崇拜推上巅峰的历史。倘若说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唐宋朝廷、藏区统治者还有兴佛灭佛起起伏伏的过程，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对佛教、对观音的崇拜却持续升温。从南诏13代王朝到大理国22主，没有哪一个为王者掀起过灭佛波浪。因此，本书选取以南诏大理国政权统治时期为时间范围，以南诏大理国政权统治疆域为空间范围，以南诏大理国政权以及其统治者所属民族为主要人群，着重从图像学的视角，研究观音文化。笔者相信，这种研究，对于白族观音文化研究，有着特殊而又典型的意义；对于世界的、中国的观音文化研究，也有鲜明的、典型的可比性价值。



第一章

观世音神格的形成及其向南诏的传播



大乘佛教“万神殿”中观世音的出现，是古代印度善神“双马童”身上饱满的人性向大乘佛教怜悯救世观念转变的产物。观世音这个神格具有大慈大悲、随类化身和闻声即至的特征。作为“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观音信仰从多个渠道传入大理以至整个云南，其传入时间至迟在初唐。在南诏、大理国近600年的佛教史上，观音信仰始终占据主流地位，这种情况还对后来的白族佛教信仰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观音信仰在南诏、大理国期的流传衍化中，形成了其独有的地方民族特色。

一、观世音为何称为“菩萨”

公元1世纪，大乘佛教体系形成。这个体系崇拜菩萨，把做经过千万次生命、修持六度或十度，为一切众生而渴求佛果的勇士作为理想，而且又以虔敬和玄奥为主要特征，它必然要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菩萨，作为公众崇拜的偶像。观音作为代表慈悲的菩萨，在“万神殿”中出现了。

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略称，意译为“觉有情”。按《佛地经论》的解释，菩萨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具有自利利他大愿，求大菩提，利有情”。就是说，需以大慈大悲的胸怀，救度一切生灵于苦难之海。释迦牟尼创造的佛教，其宗旨是，只要还有一个生灵未摆脱苦难，就要为他们潜心修持。他把这种修持称之为菩萨行。神化释迦牟尼的佛教徒，据此说佛陀之所以成佛，是他累世修持的结果。佛陀成佛前的修持，就是菩萨行。换句话说，实行菩萨行的人就叫菩萨，佛陀本人就是实践菩萨行的楷模。



早在公元前6世纪佛教创始人悉达多·乔达摩还在世时，佛教内部就开始出现分裂。佛陀逝世100多年后产生了“大众部”和“上座部”的早期佛教重大分裂，已反映出“大乘”和“小乘”的最早分歧。直到公元1世纪，“大乘”与“小乘”两大佛教体系逐渐形成。在人我关系上，小乘主张“自觉自利”，“自我解脱”，大乘则主张“普度众生”，甚至“自未度先度他”；在追求果位上，小乘主张修阿罗汉果，求得自己的解脱，大乘主张修持佛果，在还不能达到佛的果位的情况下，应先修菩萨果位——做一个上求有觉悟、有智慧，下能普度众生之人；在世界观上，小乘认为人是空的，但客观物质世界是存在的，大乘则认为“一切皆空”；在对佛祖的看法上，在初期部派佛教的分化中，有一些部派对佛陀作了神化的解释，但另一些部派则把他作为一个历史的人看待，总体上小乘认为佛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他们不崇拜其他的神仙，而大乘不仅把佛陀奉为全知全能的最高神，而且创造了有由无数佛、菩萨、鬼神、诸天等组成的万神殿。从小乘和大乘的不同特点分析中可以看出，小乘佛教不具备产生菩萨的条件，菩萨崇拜是大乘佛教盛行的必然产物。

既然大乘佛教崇拜菩萨，把做经过千万次生命、修持六度或十度，为一切有情众生而渴求佛果的勇士作为理想，而且又以虔敬和玄奥为主要特征，大乘佛教必然要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菩萨，作为公众崇拜的偶像，如代表智慧的文殊菩萨，代表神通力的金刚手菩萨，而观音则作为代表慈悲的菩萨出现了。这样一来，大乘佛教万神殿里的佛、菩萨越来越多。同时，根据大乘佛教的教义，一切众生经过修持，都可以成为菩萨并最终可以成佛，大乘佛教提出了无数佛的观点。也就是说，除许许多多已有名字的以外，叫不出名字的佛一直是以百万和亿万来计算的。

二、双马童变观世音

能够反映从双马童这个善神身上的饱满的人性，到大乘佛教怜悯救世观念的转换，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贵霜王朝公元2世纪中叶的一座菩萨雕像。这座雕像被研究印度美术史的专家推断为“菩萨最早形态”，它也可能就是印度观音的最早造像。而类似双马童的双翼西王母，在汉晋云南石棺雕刻中已经出现。但双翼西王母身上的佛教文化元素，是南传还是北传，尚待深入研究。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组织编写、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词典》“双马童”词条中说：“大乘佛教受其影响，塑造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



萨的形象。”^①

双马童是梵文 Asvin 的意译，音译“阿湿波”，婆罗门教、印度教神名。在《梨俱吠陀》中，对双马童的颂歌有 50 多首。说到双马童的祖先，一直可追溯到印度教宇宙万物的始祖梵天。梵天创造了宇宙之后，发现整个世界除了自己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物，很孤独。于是，他生了 6 个儿子——6 位伟大的造物主。其中从他心灵里生出的大儿子叫摩里质。摩里质生了个儿子，是著名的仙人加叶波。加叶波创造了天神、妖魔、人类、禽兽以及其他生物。后来，梵天又用右脚大拇指生出了第七个儿子达刹，左脚趾生了一个女儿毗里妮。达刹与毗里妮结为夫妻，一口气生了 50 个女儿，其中 11 个嫁给了仙人加叶波。加叶波的妻子之一阿底提，是达刹的三女儿，她和加叶波一共生了 12 个威武雄壮的儿子，他们都是伟大的天神。其中之一就是太阳神苏里耶。苏里耶是加叶波和阿底提第八子，太阳神苏里耶就是双马童的父亲。婆罗门教另有一神叫陀湿多，梵文 Tvastr，手抡铁斧，因陀罗使用的金刚杵是他制造的。婆罗门教说他制造一切形象，给人和动物以外形，被尊为人类始祖，他又是宇宙的主宰和保护者。他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叫萨拉米耶 (Soranyu，又译为娑即尤、萨拉尼尤等)。萨拉米耶就是双马童的母亲。

太阳神苏里耶长相丑陋无比，无手无脚，像球一样滚动，因此没被确定为天神，而成为凡人，只是后来成了太阳神，才可以和天神们平起平坐。所以，当初陀湿多把萨拉米耶嫁给苏里耶时，萨拉米耶心里老大不愿意，不肯委身于处于凡人地位而长得又奇丑无比的男人。虽然迫于父命结了婚并生了一对双胞，后来还是离家出走。太阳神苏里耶得知妻子化作一匹母马逃往北方，他也化作一匹公马去追寻妻子。两人终于在北国破镜重圆，又生了一对双胞胎，这就是阿湿波，汉译为双马童，也就是马生的双胞胎的意思。双马童的形象是一对孪生小马驹，成为朝霞、晚霞和星光之神。兄弟俩娶妻萨维塔尔的女儿苏里娅。阿湿波夫妇视人类为他们的亲族，对人类充满同情和爱护。每当看到人类遭受不幸和灾难，他们都能施以援手，拯救人类。他们曾使瞎子重见光明，使不育女生子，使年迈的丈夫和年轻的公主过上了和谐的夫妻生活，使一位仙人返老还童，使一位残废者恢复健全的身体，把海水中快要淹死的人救起来。于是，人类把双马童尊为大慈大悲的善神。

到目前为止，在印度发现或保存下来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艺术作品包括石窟、寺庙雕塑、绘画中，没有发现孪生小马驹这样的善神形象。佛教《大日经》中出现了马头人身的观音，汉译“马头观音”、“马头大士”，梵文 Hayagrivaavalokitesvara，音译何耶揭梨婆，为观音的自性身。形貌愤怒威猛，摧

^① 《宗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8 页。



伏妖魔，故又称“马头明王”。但对密宗影响最早、最大的佛经之一《大日经》即《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经》，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杜继文主编《佛教史》推断，在印度流行时已是7世纪，唐朝由善无畏于公元724年译为汉文。唐代一行大师著有《大日经疏》20卷，其中对马头观音有描述：“作极吼怒之状，此是莲花部愤怒持明王也。”

能够反映从双马童这个善神身上的饱满人性到大乘佛教怜悯救世观念的转换，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贵霜王朝公元2世纪中叶的一座菩萨雕像（出自孔雀城西克利沙石）。这座雕像被叶公贤、王迪民二位美术史专家推断为“菩萨最早的形态”，它也可能就是印度观音的最早造像。^①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雕像头部背后描有太阳光束的典型大光环，与双马童的父亲——太阳神苏里耶雕像的大光环之间有继承性。孔雀城同样出自西克利沙石的贵霜时期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苏里耶雕像，原先也有一光环，现在已断损。婆罗门教认为苏里耶能驱除黑暗，带来光明。同时作为天之眼睛，观察下界众生行动。苏里耶的儿子双马童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特点，给众生带来朝霞、晚霞和星光。而双马童带来的这种可称之为绚丽的光芒的霞光和星光，正是他们慈悲精神的形象体现。朝霞带给众生光明的振奋，晚霞带给众生温馨的慰藉，星光带给在黑夜中摸索者以希望。上述最早的菩萨像的光环，象征大乘佛教创造的观音菩萨继承婆罗门教慈悲精神。把菩萨头部背后的光环设计得光芒四射，特别耀眼，特别醒目，说明大乘佛教要把慈悲精神发扬光大，让它普照众生，能给四面八方一切众生带来光明和希望。另外，这个菩萨左手持一水瓶，它几乎已成了从那时至今近两千年众多立式观音形象手中必持的法器和宝物。右手掌上象征佛法的圆圈与后来如意轮观音手中的转法轮也不无继承关系。

从图像学的角度考察，类似双马童形象的身有双翼的西王母形象，已经出现于昭通耕塘汉晋云南石棺雕刻中。石棺形状像长方形水槽，外壁四周均为浮雕装饰，其中有双翼西王母形象。

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山海经》描述其形象为：“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汉代中国画像石西王母图像中，出现了不少加有双翼（又有学者称为“带羽肩”的西王母形象）。它们主要分布于四川、重庆及其南邻云南的昭通。^②昭通自先秦以便来为川滇交通要道，与四川、重庆文化相通或先其受影响，是很自然的事。

双马童是印欧人宗教系统中的神祇，怎么会对中国的西王母形象的创造产生影响呢？韩国考古学者李正晓经过对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大量研究，提出：

① 叶公贤、王迪民：《印度美术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103—104页。

② [韩]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文物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28—31页。



西王母的“羽肩和龙虎座与大月氏文化有一定的关系。”^① 大月氏人皈依佛教之前的宗教信仰很复杂，其中就包括了对印欧双马神的信仰。对双马神的信仰，是在他们皈依了佛教之后，也未更改的。大月氏人皈依佛教后，大力向东方各地推广佛教。对于以双马童为原形创造出的观音菩萨，大月氏人自然是接受的，他们同时成了观音菩萨主动的传播者。

如此说来，中国带羽肩西王母形象的佛教文化影响，应该沿西北丝绸之路而来。然而，带羽肩西王母形象却又集中出现于中国西南的四川、重庆、云南这一片，确实令研究者费解。

也有学者认为西王母之双翼，是古滇国“羽人”文化的传承。这种观点不太站得住脚。古滇国青铜器雕刻上确有许多戴羽毛的人物形象，他们多半是巫师、武士或舞蹈者，也有划船的人。这是古滇文化的一个特色，它们既反映了古滇人的风俗、宗教，也表现了他们的服饰审美观。然而，古滇国青铜器上的人物的羽毛，都是一种装饰品。他们用羽翎数支或更多，插在头顶，作成羽冠；或在后颈饰两只长长的羽翎，飘扬起来，展示出孔雀开屏之雄性美。这种装饰，这种展示，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一种模仿鸟类的爱美风俗，至今随处可见，它们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羽化”形象性质是不一样的。张增祺先生说得好：“中国古代有‘羽化登仙’的说法，只有想象中的神仙才是羽人，也才能登入仙境。滇国青铜器上所谓的‘羽人’，实际上是一种饰羽翎的人。”^②

因此，我国西南地区的汉晋西王母形象羽肩所带有的佛教文化元素，究竟是从西北丝绸之路还是从西南丝绸之路传来，尚待进一步深入考证。

张增祺先生关于“只有想象中的神仙才是羽人，也才能登入仙境”的说法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带羽肩的西王母会不会被当时的西南石雕艺术家们当作“羽人”形象来创造呢？毕竟这些带羽肩的西王母形象基本都是雕刻于石棺、崖墓、墓砖上的，雕刻家们把西王母雕刻成靠双翼能飞入仙境的神仙，他们也希望有能力飞入仙境的神仙把墓主人的灵魂带进仙境。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羽肩”还是汉文化的创造。

但是，李正晓先生又指出：“也许中国人把‘飞天’当作‘飞仙’看待，把飞翔的羽人当作佛的胁侍。”^③

这种说法也有其道理，以陆良汉晋时期覆斗形封顶石的雕刻而论，12瓣莲花被安排在正中央，而在印度佛教中，佛由莲花化生，观音也由莲花化生，莲花是佛的象征，也是观音的象征。而飞天被安排在一侧，封顶石雕刻的创作者完全有可能“把飞翔的羽人当作佛的胁侍”。那么，这个作品的创作，就是中国

^{①③} [韩]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文物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28页、第24页。

^② 《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1997年版，第182页。



“羽人”文化与佛教“飞天”文化相融合的再创造了。换句话说，它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地的特色文化。

三、观世音的神格特征

观世音这个神格具有三个最鲜明的特征：一是大慈大悲；二是随类化身；三是闻声即至。在这三个特征里，既可以看到佛陀本身的变化身，也可以看到佛教产生以前的印度乃至世界早期文化的因子，同时融入了观音信仰传播过程中受传播国家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元素。

观世音这个神格有三个最鲜明的特点：一是大慈大悲。菩萨有先拯救世间一切众生然后成佛的决心，观世音就是这种决心的最高体现。他摒除了世俗欲念，成就了佛果，是应入涅槃境界的。他之所以甘愿留于世间，是为了拯救一切众生。因此，英国学者查尔斯·埃利奥特称他为慈悲“天使”。^① 二是随类化身。《妙法莲华经·观音普门品》说：“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而为说法；应以居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示宰官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普门示现，随类化身，同止同作，同学同修。”对于观世音这种千变万化的能力，南怀瑾先生有一个相当贴切、形象的比喻：观音“像一个会魔术的人，随手抓一个东西，都可以变一个魔术。”^② 三是闻声即至。《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说，观世音之所以取这么个名字，就是因为遇难众生只要一诵念观世音的名号，他就“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解脱。

作为佛教用语，什么叫“慈”？“慈”就是佛、菩萨爱护众生，给予欢乐。什么叫“悲”？“悲”就是怜悯众生，解除其苦难。关于释迦牟尼佛本人生平的传说，不可能所有细节证实得很确切。一种说法是，这位于公元前6世纪生于尼泊尔的迦毗罗国的伟人，因为他是净饭王和摩耶王后的太子，从小备受宠爱，与世隔绝。在一次出巡中，他看到了社会上的种种悲惨景象，深受震撼。宫廷里虽有锦衣玉食，娇妻美妾，但他的内心从此不得安宁，备受煎熬。为了解开生、老、病、死这个永恒的症结，他于29岁时离家出走，寻找人生真谛的答案。也有的学者，如19世纪俄国著名佛学家瓦西里耶夫认为，悉达多的出家，绝不是自愿，而是政治阴谋所逼迫的。理由是，佛陀开始宣扬自己的学说时，毗卢达迦王正在兴兵诛释迦族。瓦西里耶夫由此进一步推断，很难说悉达多创教前就因为遭受类似的灾难而不得不出家。此外还有其他的传说。但总的都说

^① [英]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金刚经说什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